



王永利：数字人民币定位 亟待调整



意见领袖 | 王永利（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必须尽快做出调整，其改变的不是人民币，而只是人民币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数字人民币推动的金融业态与货币管理的深刻变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才是数字人民币将带来的最深刻变革和最大价值所在。



2019 年 7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权威人士宣布：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已经进入“996 工作模式”（每天早 9 点至晚 9 点，每周 6 天工作制），数字人民币已经呼之欲出了。2020 年 10 月，数字人民币首次在深圳罗湖区开展社会公测，随后，参与公测的城市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产品

种类和终端工具不断丰富，不少人曾预期到 2022 年 2 月北京冬奥会前，数字人民币应该全面推广运行，中国将成为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国家。但时至今日，数字人民币仍在测试调整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理清和解决，央行尚未明确全面推广运行的时间表，2023 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明确的仍是“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

数字人民币研发基本历程

2008 年 10 月底“比特币”白皮书发布并于 2009 年伊始正式推出运行，由此一种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全新的去中心、超主权、点对点的“数字加密货币”概念开始加快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强，并进一步带动“以太坊（以太币）”等越来越多加密货币的涌现，对国家主权（法定）货币带来巨大冲击。这也推动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多国央行高度关注并开始研发“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央行也在 2014 年就成立团队开启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并命名为“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即“数字货币电子支付”）。2016 年 1 月曾宣布“争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

但在这一过程中，各国 CBDC 的研发过于模仿甚至照搬比特币或以太坊的去中心、点对点区块链技术和模式，却忽视了 CBDC 作为国家主权货币必须中心化管理，与比特币或以太币的“加密货币”去中心模式存在逻辑相悖难以调和的矛盾，结果纷纷陷入技术困境难以自拔，很多被迫停滞或解散。中国央行 DCEP 的研发也遭遇瓶颈并开始反思和调整思路，在

2017年9月4日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停止一切代币发行融资后，更加明确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主权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不可能成为主权货币之外一种全新的加密货币；CBDC 的研发可以积极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先进技术，但必须摆脱“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模式，按照主权货币中心化管理的逻辑进行新的探索与创新，并要控制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和重大风险。由此，央行逐步明确其要研发的是“数字人民币”，它仍是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其符号明确为 ECNY，替代了此前的 DCEP），需要满足人民币的监管要求。这一认识上的升华，推动 CBDC 的研发回归正途，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开始加快，并对世界各国 CBDC 的准确把握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2019年6月全球著名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布“天秤币（Libra）”白皮书，称要与上百家全球性大公司联合形成管理协会，共同推行和管理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新加坡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稳定币 Libra，致力于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由于管理协会的用户遍布全球、规模巨大，而其货币篮子中恰恰没有人民币，且美元占比 50%，高于其在 SDR 中的占比，不少人认为这将抢占数字人民币在全球数字货币领域的先机，增强美元的国际地位，由此给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带来巨大压力。央行随之明确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推动研发工作进入“996 工作模式”加快推进。自 2020 年 10 月开始启动社会公测，成为各国 CBDC 研发的领先者。

但 Libra 这种与一篮子（多种）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设计的所谓超主权货币，必须与其篮子货币同时并存（不可能像欧元一样，完全取代其成员国原有的主权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的法定货币，即“区域主权货币”），实际上是违反货币原理和逻辑的，如果其真能广泛流通，必然给目前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元带来最大冲击，而不是增强美元的国际地位（即使美元在其中占有 50% 的份额也同样如此），是不可能得到美国支持的（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一篮子货币结构性挂钩的“SDR”同样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结果到 2020 年 Libra 根本得不到美国监管许可，无法如期推出，被迫退后一步，准备先推出只与美元单一挂钩的稳定币“Diem”。但这种与单一主权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已经充斥市场，竞争非常激烈，Diem 并无优势，结果到 2022 年彻底被废弃，由此造成巨大投资损失。这一过程中，其他一些比照 Libra 设计的各种与一篮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的稳定币同样胎死腹中。甚至只与单一主权货币挂钩的稳定币，以及各种加密币、稳定币交易所，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到 2022 年也暴露出严重问题，价格大幅下跌，欺诈和挪用的实际情景令人咋舌，也推动人们重新对货币和货币管理进行反思，对 CBDC 的热情也趋于冷静。

数字人民币在测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和挑战，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难以明确其正式推出全面运行的时间目标。其中，数字人民币的定位成为必须重新反思的根本性问题。

数字人民币定位亟待调整

央行明确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后，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和管理高度比照现金，需要央行专门制作，实行央行与其指定运营机构的“双层运行”模式，数字人民币的兑换和钱包一律免费无息，坚持“有限匿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进行匿名或隐私保护）。

但这一定位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

1、这种定位将使数字人民币规模和作用极其有限。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现金（自 2022 年 12 月开始央行将其统计到 M0 中），容易被理解成只能用于替代现金或作为现金的补充，只能用于小额零售支付，不能用于大额支付，更不能用于银行贷款并派生新的数字人民币（存款）以及用于其他金融业务。

但现实问题是，随着记账清算和移动支付的广泛使用，流通中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不断降低（自 2019 年春节过后已经低于 4%），现金支付在整个支付总额中的占比就更低（很多人拥有的现金很少使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入巨大资源创造出的数字人民币只能用于替代现金（实际上短期内也难以全部替代完）并在很小范围内使用，其规模和作用将非常有限，更难以满足国际支付流通的需求，其实际价值和生命力就存在很大问题了。

2、数字人民币必然与传统现金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存在重大差异，本质上并不属于现金。数字人民币不再有纸质或金属载体，无需不同面值不同的版面设计和每张纸币固定的编号，而是统一用钱包余额（含角、分

位) 直接表现; 钱包需要通过运营系统赋予的统一规则密码 (公钥) 与所有者自设的密码 (私钥) 共同验证通过后才能使用, 以确保钱包的真实与安全; 钱包每次收付使用, 都是直接增减其余额即可, 不存在找零问题; 使用后钱包随即更新 (旧钱包随之灭失), 显示最新的余额, 并将由运营系统赋予其新的密码 (不影响用户自身的密码); 数字人民币钱包全程都有其开户银行或支付机构监管, 每次动用都需要检验密码等, 并不像现金一样, 付给持有者后, 其支付使用以及毁坏、丢失或被盗等, 一律由现金持有者自己负责。

由此可见, 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运行和管理上根本不同于现金, 本质上完全属于存款, 完全无需专门的版面设计, 理应纳入银行存款账户体系统筹规划分类分级管理 (就像现有的存款及支付钱包一样), 而不必刻意要求钱包与存款隔离形成独特的运行体系, 否则将对数字人民币的设计、推广和运行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由于太过强调定位于 M0, 目前数字人民币需要央行专门制作, 配有专门的版面设计, 形成与存款隔离的完整运行和管理体系, 造成很大无效投入, 严重影响数字人民币向所有存款账户和

金融业务的延伸 难以支持国际支付应用

预览已结束, 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351

